

宗澤卒，杜充代爲留守，飛居故職。羣盜黃善、曹成、孔彥舟等聚衆五十萬人攻南薰門，城中驚懼，飛說：「吾爲諸君破賊。」左挾弓，右運矛，率所部八百人橫衝賊陣，賊大潰走，飛威名益震。杜充將棄汴京，退建康，飛諫充道：「中原地尺寸不可棄，一移步此地非我有，他日謀恢復，非用數十萬兵力不可。」充不聽，遂從充歸守建康。金元帥兀朮大兵渡江，杜充開城降，諸將敗散，多行剽劫，獨飛紀律嚴肅，士卒忍飢不敢擾民，沿長江遊擊，殺賊甚衆。兀朮攻杭州還兵，飛率騎三百步二千襲破金兵，收復建康，江南經金兵蹂躪，江西福建廣東廣西湖南湖北等地寇賊蜂起，大會擁衆數十萬人，小亦數萬人。飛奉命陸續蕩平大盜戚方、李成、張用、范汝爲、曹成、馬友、郝通、劉忠、李通、李宗亮、張式、彭友、高聚、張成等，南宋半壁江山，才得奠足了基礎。紹興三年秋，賊平入朝覲見，高宗親書精忠岳飛四字，製旗賜飛褒揚功績。金人利用中國攻中國詭計，立宋叛臣劉豫爲大齊皇帝。紹興四年，豫遣李成會合金兵南侵，破襄陽、唐、鄧、隨、郢諸州郡及信陽軍。洞庭湖大盜楊么交通劉豫，聚衆數十萬人，欲順流而下，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，與么合兵，朝廷震恐，命飛設備。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礎，今當先取六郡，除心腹重病，等李成遠遁，然後加兵湖湘，殄滅羣盜。帝從飛議。飛率師渡江，中流顧幕屬道：「飛不擒賊，不渡此江。」兵至郢州，斬賊勇將京超，拔郢州，遣張憲、徐慶復隨州，抵襄陽，李成兵十萬迎戰。飛望見賊騎兵陣江邊，步兵陣平地，笑道：「賊失地勢，人多何用。」舉鞭指王貴：「汝領長槍步兵擊賊騎兵。」又指牛皋：「汝領騎

兵擊賊步兵。合戰，賊大潰，人馬落水溺死無數。李成棄襄陽遁走。進兵鄧州，又大破李成及金將劉合、李董兵，收復唐州、信陽軍。六郡悉平。帝聞捷報大喜道：「朕早知岳飛行軍有紀律，卻不知能破敵如此。」兀朮劉豫合兵圍廬州，帝手札命飛解圍。飛奉命即提兵趨救，張岳字旗與精忠旗金兵一戰而潰，廬州平。五年入朝，封武昌郡開國侯，授荆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，神武後軍都統制，命招討楊么。么據洞庭湖，官軍屢敗不敢攻，飛定計八日平賊，人莫肯信，都督張浚亦以爲疑。飛揮兵進擊，斬楊么，果八日平賊。浚嘆服道：「岳侯真是神算啊！」還軍鄂州，授荆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，進封公爵。

紹興六年，都督張浚會諸大帥於江上，獨稱飛與韓世忠可任大事，命飛屯兵襄陽，規取中原。飛遣王貴攻拔虢州，獲糧十五萬石；遣楊再興進至西京長水縣，獲馬萬匹；芻粟數十萬石，又焚蔡州賊糧，盡復西京險要，中原響應。飛奏請乘勝取蔡，高宗不許，令還兵。七年入覲，力陳劉豫可擒，金人可滅，及用兵計劃。高宗褒獎道：「有臣如此，尙何所憂！」又召至寢閣諭飛：「中興大事，完全委卿。」飛得令正籌備大舉，姦相秦檜力主和議，高宗也就不再提出兵事。飛屢請出師討賊，朝廷總是置之不理。金人廢劉豫，飛奏宜乘北方廢豫，人心不安，長驅進取中原，機不可失。當初秦檜在金，密獻河北人還金，中原人還劉豫，長江以南歸宋的計劃，金人才放他回來。宋高宗天生是一個透頂昏鄙無恥的人，聽了秦檜祕策，從此君臣相得，專力求和，什麼忠言都不再入耳。金人廢劉豫後，還怕中原人不服，想出一個詭謀說要割

黃河以南土地賜宋允許高宗奉表稱臣，尊金爲上國，自列於藩屬。這是高宗對金多年請求的，一旦如願以償，又加賜一大片土地，自然喜出望外，如何能讓岳飛去開罪大金呢！紹興八年，金派張通古爲詔諭江南使，高宗恭敬小心，跪拜成禮。當時除了幾個姦臣，所有文武軍民，切齒唾罵，寧死不願受辱。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一封有名的奏章，請斬王倫、秦檜，裏面有這樣痛切的話：「夫三尺童子，至無知也，指仇敵而使之拜，則怫然怒；堂堂大國，相率而拜仇敵，曾無童稚之差，而陛下忍爲之耶！」張浚接連五次上奏，反對和議，大意說：「陛下一旦北面事仇，聽其號令，大小將帥，孰不解體！」韓世忠上奏說：「不許敵和，不過舉兵決戰，凡兵勢最重處，臣請當之。」其餘反對的還多，高宗悍然不顧，貶官竄逐，盡量壓迫。九年，河南陝西來歸，高宗秦檜算成了莫大功勞，祭告天地宗廟社稷，下詔大赦，官員全給進級慶喜。授飛爲開府儀同三司，飛力辭，奏稱：「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，可憂而不可賀，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，取笑敵人。」三次辭謝不受。又奏：「金人無事請和，此必有肘腋之虞，名以地歸我，實寄之也。」高宗獎勵再三，不得已受賞。十年，金人起全國精銳，大舉分路進攻，宋守臣紛紛逃降，歸地盡失，秦檜也覺得不妙，教同黨探聽高宗的口氣，說：「金人來攻，像張浚的德望，可以付託軍事。」高宗勃然大怒道：「寧願亡國，不用此人。」秦檜聽了暗喜。據宋人朝野遺記說：建炎初年，高宗逃到江都，聽姦相汪伯彥黃潛善的話，以爲金人不能追來，心中暢快。一日，正在宮中御女，張浚急報驟到，嚇得高宗趕忙

起身奔竄，驚弓之鳥，如何喫得起這一驚，從此得了陽痿症，再不會生子。中年以後，思子心切，因而遷怒張浚，造成這樣大怨仇。其時敵軍長驅直入，高宗急得無法，親札岳飛抵禦，並且說：「設施之方，一以委卿，朕不遙度。」

岳飛好容易得到這個御札，即日全軍出征，遣部將王貴、牛皋、董先、楊再興、孟邦傑、李寶等分路經略西京、汝、鄭、穎、昌、陳、曹、光、蔡諸郡，又遣梁興渡河，糾合忠義社，擾亂金人後方，襲取河東北州郡。又遣兵東援劉琦於順昌，西援郭浩於陝西。自將大軍長驅北上，所遣諸將相繼報捷，大軍進至穎昌，諸將分路出戰，飛率輕騎駐郾城，居中策應。金都元帥兀朮大懼，召龍虎大王等商議，都說宋將帥好對付，祇有岳飛不可當，應集中全力，撲滅飛軍，再擊其餘。高宗聽得這個消息，非常恐慌，怕岳飛闖出大禍來，詔飛慎重自保。飛笑道：「金人技窮了。」每天派兵出陣，醜罵挑戰，兀朮忍不住恥辱，合龍虎大王、蓋天大王及大將韓常、兵逼郾城。飛遣長子岳雲領騎兵出戰，臨行訓雲道：「不勝，先斬汝！」雲飛義子，年十二，即勇猛著名，軍中呼爲瘦官人。每戰，手握兩大鐵椎，重八十斤，身先諸將，所向無敵，平襄陽、平楊么，功均第一。飛常隱雲功不報，讓旁的將吏受厚賞。雲既領命，直貫敵陣，鏖戰數十合，金兵死傷遍野，雲亦衣甲盡赤。楊再興單騎入陣，尋兀朮不見，手殺數百人。兀朮有勁軍，人馬被甲兩層，三馬相聯，中繫革帶，號稱拐子馬，宋兵莫敢當。此時兀朮勢急，驅萬五千騎來，飛令步兵持麻札刀斫馬足，勿仰視，拐子馬相連，一馬仆

二馬不能行，飛縱兵奮擊，金軍大潰。兀朮痛哭道：「自從開國到今，全靠馬軍獲勝，現在完了！」兀朮更增兵來攻，王貴率五十騎遠出偵敵，驟遇於途，貴力戰不退，斬敵大將。飛適巡視戰地，望見黃塵蔽天，自率四十騎突前，援兵繼至，又大破金軍。兀朮怒極，調兵十二萬屯臨穎。楊再興、王蘭、高林率三百騎至小商橋，遇敵驟戰，殺二千餘人，再興、蘭、林均戰死。張憲進援，大敗兀朮，追奔十五里。兀朮夜遁，焚再興屍，得箭鏃二升，飛爲之痛惜不已。飛告岳雲：「賊屢敗，必還攻穎昌，汝宜速援王貴。」雲往，兀朮果來攻，貴將遊奕軍，雲將背嵬軍，大戰城西隅。雲領騎兵八百，挺前決戰，步軍張左右翼繼進，殺聲震天地，斬兀朮塔夏金吾副統領粘罕、索索董、兀朮，大敗遁去。梁興招集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趙雲、李進、董榮、牛顯、張峪等大破金守兵，取懷衛二州，斷山東河北糧道。金人紛擾，中原震動。飛進軍朱仙鎮，距汴京四十五里，與兀朮對壘而陣。遣猛將將背嵬騎五百人奮擊，又大敗金軍。兀朮遁還汴京。大河以北，磁相、開德、澤、潞、晉、絳、汾、隰等州郡，義軍所在興起，揭岳字旗幟，約期與官軍會合。父老百姓挽車牽牛，載糧食，頂香盆迎義軍，充滿道路。金將士多密受飛招撫，大將韓常願率五萬衆內附。飛大喜，對部屬說：「直抵黃龍府，與諸君痛飲耳！」正剋日渡河，秦檜嗾朝臣奏請班師。飛奏金人銳氣喪盡，棄輜重逃河北，豪傑響應，士卒用命，時不再來，機難輕失。高宗本不願恢復中原，一天連發十二道金字牌召飛退還。飛憤惋流涕，向東再拜說：「十年心力，廢於一朝！」飛班師，人民遮馬頭慟哭道：「我等戴香盆運糧草接迎官軍，相公回去，

我等只有死了！」飛亦悲泣，取詔書示衆人，說：「我不得擅留。」兀朮想棄汴京，有書生叩馬說道：「岳少保快退兵，太子不必走。」兀朮道：「岳少保五百騎破我五十萬，京城人民日夜望其來，如何說可守？」書生道：「權臣在內，大將能立功於外，自古無有，岳少保生命將不保，還望成功麼？」兀朮恍然大悟，按兵不動。飛兵退後，所得州郡又全失去。

紹興十一年，兀朮密寄書責檜道：「汝朝夕求和，必殺岳飛，才准汝所請。」檜於是更專力謀殺飛。嗾諫議大夫万俟卨、中丞何鑄、侍御史羅汝楫、連章彈劾，大致說飛妄自尊大，毫無忌憚，擁兵逗留，搖惑軍民，乞速賜處分，以爲不忠之戒。檜黨樞密使張俊逼飛部將王貴、王俊，誣告張憲、岳雲謀反。檜命貴捕憲械送大理獄，又奏請捕飛父子證張憲事。使者到門，飛笑道：「皇天后土，可表我心。」飛父子到大理獄，見張憲赤頭露體，渾身血染，體無完膚，痛苦呻吟，不成人形。又見万俟卨等出示王貴、王俊首告張憲、岳雲及飛反狀罪文，說：「國家有何虧負你三人，卻要造反？」飛裂裳示卨等，背上刻「盡忠報國」四字，深入肌膚，並對天立誓道：「吾無所負國家，汝等既掌正法，且不可誣陷忠良，吾到冥司與汝等面對。」万俟卨等說：「相公既不反，記得遊天竺日，壁上留題『寒門何年富貴』麼？」衆官哄然附和道：「既出此題，豈不是反麼？」飛知衆人都是秦檜門下，決不容辯訴，長吁一聲道：「吾才知己落秦檜國賊之手，使吾爲國忠心，一旦都休。」說罷合眼，任其拷打。卨誣飛寄書張憲，令虛報軍情，惑亂朝廷，誣雲寄書

張憲請其布置促飛還軍，高又妄說原書已被張憲焚棄。飛自十月入獄，拘繫已兩月，自知必不得生，因絕食求速死。高商請秦檜抄沒飛家，取歷年高宗御札，藏匿滅跡。命元龜年顛倒飛行軍時日簿，證明擁兵逗留的罪名。又嗾奸黨證飛曾口說我與太祖都是三十歲做節度使，足見有篡逆的野心。飛甘願備受慘刑，不肯負反叛的惡名，供辭上只大書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個字，其餘絕不承認。秦檜急於殺飛，乃代造罪案。韓世忠大爲不平，往見檜，檜說：「岳雲給張憲的信，雖無實證，事體莫須有？」世忠發怒道：「莫須有」三字，何以使人甘心？」力爭伸冤，檜總不理。檜妻王氏性更陰毒，一日，檜獨坐書室食柑，手爪刻劃柑皮，反覆玩弄，似有深思。王氏窺見笑道：「老漢好沒決斷，要知捉虎容易放虎難啊！」檜計決，請高宗下詔賜飛死。十二月二十九日檜手書小紙付獄，獄官卽打折飛肋骨死囚室中。時年三十九。岳雲張憲送市斬首，雲死年二十三。財產籍沒，僅值錢九千貫，家屬流嶺南。凡朝官言飛不當死者，或竄逐，或下獄。奸黨均升官受賞。

飛事親至孝，家無妾侍。或問天下何時太平，飛答：「文臣不愛錢，武臣不怕死，天下自然太平。」軍令嚴肅，常訓諸將說：「我的命令天不能移，地不能動，違者按軍法。」士卒取民麻一縷，立斬示衆。軍中口號：「凍死不拆屋，餓死不擄掠。」凡有賞犒，分給軍吏，秋毫不私。善用少擊衆，先謀後戰，戰必克捷，猝然遇敵，堅定不動，金人稱：「撼山易，撼岳家軍難。」張俊嘗問用兵的方法，飛說：「仁智信勇嚴缺一不

可。博覽經史，文章壯偉，雍容謙退，恂恂如書生，但一及國事，忠憤激烈，議論慷慨，不屈於人，終因此得禍。洪皓拘留在金國，密遣人攜蠟書奏稱金人止畏服飛，至呼爲爺爺，虜酋聞飛死，酌酒相賀。後來金使臣劉綯來聘，問及岳飛何罪受誅，館伴無話可對，只說飛心想謀叛，被部將告發。綯笑道：「江南忠臣善用兵的祇有岳飛，紀律嚴明，秋毫無犯，所謂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，所以爲我擒，岳飛就是你們江南的范增啊！」秦檜聽說，把館伴貶竄出去。

讀了岳飛傳，凡是稍有血氣的人，定會感覺到憤懣扼腕，不知說些什麼話，才能平得這三千丈無明怨氣。不過，我們最好不說話，祇看古人說些什麼？元人脫脫宋史岳飛傳論曰：「西漢而下，若韓彭絳灌之爲將，代不乏人，求其文武全器，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，一代豈多見哉。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，然未嘗見其文章；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鎮，有詔班師，飛自爲表答詔，忠義之言，流出肺腑，真有諸葛孔明之風，而卒死於秦檜之手。蓋飛與檜勢不兩立，使飛得志則金讎可復，宋恥可雪；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。昔劉宋殺檀道濟，道濟下獄瞋目曰：自壞汝萬里長城，高宗忍自棄其中原，故忍殺飛，嗚呼冤哉！嗚呼冤哉！」樞密院編修官胡銓請斬王倫，秦檜奏曰：「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，市井無賴，頃緣宰相無識，遂舉以使敵，專務詐誕，欺罔天聽，驟得美官，天下之人，切齒唾罵。今者無故誘致敵使，以詔諭江南爲名，是欲臣妾我也，是欲劉豫我也。劉豫臣事金國，南面

稱王，自以子孫帝王萬事不拔之業，一旦金人改慮，猝而縛之，父子爲虜，殷鑒不遠，而倫又欲陛下效之。夫天下者，祖宗之天下也，陛下所居之位，祖宗之位也，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人之天下，以祖宗之位爲金人藩臣之位乎！且安知異時無厭之求，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？夫三尺童子，至無知也，指仇敵而使之拜，則怫然怒，堂堂大國相率而拜仇敵，曾無童稚之羞，而陛下忍爲之耶！倫之議乃曰：我一屈膝，則梓宮可還，太后可復，淵聖可歸，中原可得。嗚呼！自變故以來，主和議者，誰不以此說陷陛下哉！然而卒無一驗，則敵之情僞已可知矣。陛下尙不覺悟，竭民膏血而不恤，忘國大仇而不報，含垢忍恥，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。就令敵決可和，盡如倫議，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也？況敵人變詐百出，而倫又以姦邪濟之，則梓宮決不可還，太后決不可復，淵聖決不可歸，中原決不可得，而此膝一屈，不可復伸，國勢凌夷，不可復振，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矣。向者陛下間關海道，危如累卵，當時尙不忍北面臣敵，況今國勢稍張，諸將盡銳，士卒思奮，只如頃者，敵勢陸梁，僞豫入寇，固嘗敗之於襄陽，敗之於淮上，敗之於渦口，敗之於淮陰，較之前日蹈海之危，固已萬萬。倘不得已而用兵，則我豈遽出敵人下哉。今無故而反臣之，欲屈萬乘之尊，下穹廬之拜，三軍之士，不戰而氣已索，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，非惜夫帝秦之虛名，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。今內而百官，外而軍民，萬口一談，皆欲食倫之肉，謗議洶洶，陛下不聞，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。臣竊謂不斬王倫，國

之存亡，未可知也。雖然，倫不足道也。秦檜以心腹大臣，而亦爲之。陛下有堯舜之資，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，而欲導陛下爲石晉。近者，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，檜乃厲聲責曰：「侍郎知故事，我獨不知。」則檜之遂非復諫，已自可見。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，僉議可否，是蓋恐天下議己，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。有識之士，皆以爲朝廷無人，吁，可惜哉！頃者，孫近附會檜議，遂得參知政事。天下望治有如饑渴，而近伴食中書，謾不敢可否一事。檜曰：敵可講和。近亦曰：可和。檜曰：天子當拜。近亦曰：當拜。臣嘗至政事堂，三發問而近不答，但曰：已令臺諫侍從議之矣。嗚呼！參贊大臣，徒取充位如此，有如敵騎長驅，尙能折衝禦侮邪？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。臣備位樞屬，義不與檜等共戴天日，區區之心，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，然後羈留敵使，責以無禮，徐與問罪之師，則三軍之士，不戰而氣自倍。不然，臣有赴東海而死，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！

相州湯陰縣——河南省湯陰縣。

左氏春秋卽左傳。

新鄉——河南省新鄉縣。

太行山——河南省西部大山。

建康——江蘇省南京城。

襄陽唐鄧隨鄧信陽軍——湖北襄陽縣，河南泌陽縣，鄧縣，湖北隨縣，鍾祥縣，河南信陽縣等地。

廬州——安徽合肥縣。

魏州——河南盧氏縣，西京長水縣，在河南洛陽附近，城廢。

蔡州——河南汝南縣等地。

江都——江蘇江都縣。

西京汝鄭穎昌陳曹光蔡鄆城——西京即河南洛陽縣，河南臨汝縣，鄭縣，許昌縣，淮陽縣，山東曹縣，河南潢川縣，汝南縣，鄆城縣等地。

順昌——安徽阜陽縣。

臨穎——河南臨穎縣。

懷衛——河南沁陽縣，汲縣。

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——河北磁縣，河南安陽縣，河北濮陽縣，山西晉城縣，長治縣，臨汾縣，絳縣，汾陽縣，隰縣等地。

黃龍府——奉天開原縣境。

天竺——浙江杭縣西湖山中名勝。

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，所以為我擒——漢高祖評項羽語。

劉宋殺檀道濟——南北朝宋文帝忌檀道濟功高，誣以謀叛，誅之。

梓宮可還——徽宗已死，求還其柩。淵聖指欽宗。

石晉——五代石敬瑭得契丹援，自立為帝，獻燕雲十六州於契丹。

藁街——漢代蠻夷入朝時，使居藁街。

背嵬軍——是特別精選的親軍，從全軍中挑拔出來，非常勇銳。遊奕軍好似所謂遊擊軍。

金字牌——用木牌朱漆，黃金字，光明眩目，行如飛電，望見者無不避路。日行五百餘里。有軍前機速處分，則自御前發下。

三省樞密院莫得與聞。
万俟卨——音墨其屑。

張世傑 陸秀夫

南宋從高宗開國到德祐帝降元滅亡，一百四五十年裏面，政權不是交給苟安偷活裝腔做勢的庸儒，就是交給貪邪狂妄臨急喫百日丹的姦臣。有氣節有才能的學士大夫，祇好在野講學，或浮沈下僚，對於國家大計，決不容有何建白，有何設施。土崩瓦解的局面，誰也無法挽回，所以元兵一來，守土官吏，爭先恐後紛紛迎降，連元朝人都驚奇起來。元世祖忽必烈滅宋成功以後，召宋降將問道：「你們投降，爲什麼這樣容易？」答說：「賈似道當權，優待文士，輕視武臣，臣等心懷不平，因此望風送款。」忽必烈看這班人太不堪，懶再說話，教侍臣董文忠傳旨道：「似道輕看你們，也只是似道一人的過失，宋主卻沒有虧待你們。照你們所說，怪不得給似道看不起。」諸降將受了教訓，都叩頭拜謝。我們再看受優待的文臣怎樣？當元兵深入，情勢危迫的時候，左丞相王爚、右丞相陳宜中還爲小事鬧意見，救亡計劃，置之不問，朝中大小官員，紛紛私遁。更聰明的像文及翁、倪普一流人，教御史上奏章彈劾自己，卻怕朝廷挽留，不等奏章上去，先已出京。這樣一來，表面算是朝廷不用他，浩然退歸林下，決不是臨難苟免，仍無愧是賢士大夫。朝廷本是靠官員們章服煌煌，裝起場面來的，如何當得起這個掛冠狂潮，幾天功夫，

朝廷冷落蕭條，不成模樣了。七十歲的太皇太后謝氏扶着四歲的德祐帝連急帶慌，束手無策，祇好在朝堂上貼一張詔諭道：「我朝三百餘年，待士大夫以禮；吾與嗣君，遭家多難，爾大小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。內而庶僚，畔官離次；外而守令，委印棄城；耳目之司，既不能爲吾糾擊；二三執政，又不能倡率羣工；方且表裏合謀，接踵宵遁。平日讀聖賢書，自謂爲何？乃於此時，作此舉措！生何面目對人？死亦何以見先帝？天命未改，國法尙存，其在朝文武，並轉二資；其負國棄予者，御史臺覺察以聞。」這道詔諭真是懇切不過，什麼國家舊恩，什麼讀聖賢書，什麼生見人死見鬼，什麼升官兩級，御史糾察，但是讀書智慧的士大夫，早已看透利害，逃性命保妻子要緊，誰管你姓趙的孤兒寡婦，哭哭啼啼呢！

不過，天下事是不可一概而論的。狂瀾滾滾，正是忠臣義士，砥柱中流，發揮偉大人格，造成光輝史實的時機，我們在當時不少忠義人中，舉出武將張世傑，文臣陸秀夫，悲壯艱苦的行事做代表，也就知道南宋滅亡，並不是真沒有人，也不是真不抵抗。

張世傑本是元范陽人，因事逃歸宋，隸淮軍，積累戰功，官至都統制。帝顯德祐元年，賈似道請遷都福建避敵鋒。王應麟以爲「我能往，寇亦能往，退避無益；不如召集各路兵將，并力進戰，能戰才能守。」這個辦法本不算錯，無奈徵兵詔書下去，無人響應。世傑其時正守鄂州，奉詔卽日起兵勤王，路上收復饒州。陳宜中懷疑世傑，把他帶來的軍隊同別將交換，才敢容納。世傑與劉師勇合力奪回浙西諸郡，及

平江安吉廣德溧陽諸城，人心稍振。五月，世傑等計劃分路出戰，朝官請派大臣監軍，議論紛雜，久而不決。陳文龍奏稱：「現在國事危急，應當開誠布公，齊心協力，北兵今日取某城，明日築某堡，我朝臣卻互推責任，互疑細迹，譬如拯溺救焚，還擺安行穩步的架子。請諭大臣不要再發空論。」七月，世傑劉師勇孫虎臣等率舟師萬餘艘屯焦山下，軍無統帥，號令不一。元將阿珠用火攻，宋軍大敗。二年，元兵迫臨安北關，世傑請移三宮入海，自己同文天祥合兵背城一戰。丞相陳宜中正夢想講和成功，不聽。德祐帝奉表降元，宜中夜遁，世傑師勇提兵走定海。元石國英遣都統卞彪遊說世傑，世傑初以爲彪反正相從，甚喜，宰牛享彪，酒半，彪稍示來意，世傑大怒，斷彪舌，凌遲示衆。五月，世傑與陳宜中陸秀夫奉益王昀爲宋帝，改元景炎。

陸秀夫，楚州鹽城人，官禮部侍郎。德祐帝降元，秀夫追隨楊太妃、益王昀、廣王昺走福州，使人召陳宜中。張世傑來，共立昀爲帝。景炎元年八月，世傑遣都統張世虎合吳浚兵十萬攻建昌，不克。元兵破邵武軍，世傑等奉帝登舟往泉州，泉州叛降元，宋帝舟移潮州淺灣。二年七月，世傑自將攻泉州，遣將高日新復邵武軍。九月，元帝命達春、李恆、呂師夔等率兵入大庾嶺，蒙古岱索多、蒲壽庚、劉深等率舟師入海，追擊宋帝。十一月，劉深攻淺灣，世傑戰不利，奉帝走井澳，陳宜中遁走安南。十二月，井澳颶風大作，宋帝舟壞受驚成病。三年四月，宋帝病死，年十一歲。羣臣多想散去，丞相陸秀夫道：「度宗皇帝還有一子在，」

祇要大家協力，未始不可以中興。」乃共立廣王昺爲帝，改元祥興。陳宜中既去，秀夫世傑才得齊心輔主。世傑駐兵厓山，秀夫外籌軍務，內調工役，事無大小，必躬必親，軍勢頗振。祥興元年六月，元江東宣慰使張宏範入覲元帝，奏稱張世傑擁立廣王，閩廣響應，不急撲滅，勢必坐大。元帝稱是，命宏範爲蒙古漢軍都元帥。宏範奏國家定制，漢人不得統率蒙古軍，臣漢人，恐不能服衆，請派親信蒙古大臣同往。元帝深信宏範有滅宋的決心，又確知宏範智勇，能負滅宋的重任，因賜上方劍，有權斬不聽令的將屬。宏範薦李恆爲副帥，到揚州發水陸精兵二萬人，分路南下。十一月，宏範派舟師襲漳潮惠三州，李恆率步騎出梅嶺攻破廣州。瓊州民作亂，叛降元。

二年正月十四日，張宏範從潮陽港乘舟入海，至甲子門，獲宋斥候將劉青顧凱，知宋帝所在。宏範兵趨厓山。有人對世傑說：「北軍如用舟師塞海口，我軍將不能進退，不如據陸地，戰勝很好，不勝還可退走。」世傑知道士卒久在海中，困苦流離，軍心搖動，在陸上定要潰散。說道：「我軍連年航海，何時得了，不如在海面決一死戰。」下令焚燒陸上宮室商市，用大索繫巨舶千餘艘，列成一字陣，四周起樓柵似城牆，奉宋帝居大舟中，示士卒合力血戰，有死無生。厓山北面水淺，不能行大舟，宏範從山東轉南入大洋中，與世傑兵接戰，世傑舟堅強不可動，宏範用船載油草，順風縱火，世傑戰艦厚塗溼泥，又縛長木拒火，火無所用。宏範計窮，軍中有世傑甥韓某，宏範派去勸世傑降元，世傑不理，慷慨說道：「我也曉得

投降，不但命活，而且富貴，但爲朝廷，寧死不變。」丞相文天祥在江西兵敗被獲，宏範強迫天祥寫信招世傑。天祥說：「我不能保衛朝廷，還有臉去勸人反叛麼？」再三逼迫，天祥寫所作過零丁洋詩，末兩句是「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」宏範看了也笑，不再勉強。又遣人說厓山人民道：「你們陳丞相已逃，文丞相被捕，你們還想什麼？」人民也沒有叛的。宏範無法，遣舟師據海口，出奇兵斷宋軍汲路，世傑軍喫乾糧，十幾天，渴極，飲海水，水鹹，飲卽嘔泄，兵士大困。世傑率部將蘇劉義方興等日夜猛戰，宏範不能勝。李恆兵從廣州來會，與宏範合守厓山北。二月一日，宋將陳寶降元。二日，宋都統張遠乘夜襲元營，敗還。六日，平日，宏範分諸將爲四軍，李恆當一面，諸將分當兩面，宏範自當一面。潮退水南瀉，李恆從北面順流衝擊，世傑率淮軍殊死戰，矢石滿天，午刻潮漲，南面元軍順潮進攻，世傑腹背受敵，戰益力，恆軍不利。宏範自率軍攻西南面，劇戰多時，奪宋猛將左大坐艦，又與夏御史戰，奪七艦。諸將乘勢合攻，自巳刻到申刻，殺聲震空，海水似沸，宋軍中一艦忽下旗不戰，接着別艦也紛紛下旗。世傑知道內變起來，大勢已去，急抽精兵入中軍，部將翟國秀凌震等解甲降元，宋軍大潰。其時日暮大風雨，天地昏黑，不辨咫尺，世傑遣小舟迎宋帝，想逃走再作計劃。秀夫恐混亂中被奸人賣主邀功，後悔不可追，堅執不往。宋帝舟大，又諸舟堅結，不能移動，秀夫明知不得脫身，仗劍驅妻子投海，對宋帝說：「國事壞到如此，陛下當爲國死。德祐皇帝已受辱不堪，陛下不可再辱。」說完背着宋帝一躍入海。宋帝年九歲，秀夫年四十

四歲，世傑同蘇劉義斷舟纜，率十餘艦乘昏霧奪港去。餘舟八百全被元兵擄獲，屍浮海面十餘萬人。楊太妃聞宋帝溺死，椎胸大慟道：「我忍死流落到此地，只是想保全趙氏這一塊肉，現在還望什麼呢！」哭着也投海死。世傑停舟海陵山，招集潰兵，忽颶風大作，將士勸世傑登岸。世傑說：「沒有用！」登柁樓焚香告天道：「我爲趙氏也算盡心了！一君亡，又立一君，現在又亡，我所以不死，只想敵兵退去，別立趙氏保存宗祀。現在如此，難道是天意麼？」風濤更惡，世傑船壞溺水死。

張宏範滅宋成功了，在匡山北奇石山刻石紀功道：「鎮國大將軍張宏範滅宋於此。」明朝有一位名儒陳白沙先生，在石後題一首詩道：「忍奪中華與外夷，乾坤回首重堪悲；鑄功奇石張宏範，不是胡兒是漢兒。」

宋朝立國三百年，對付外國始終是採取最和平最謙恭的態度的。據情理說，外國應該相安無事，不再得寸進尺。可惜遼金元三國，並不懂得那些禮讓大義，一味向前掠奪，真太孤負了宋朝一番美意啊！宋太宗北伐失敗，北宋一代，不敢再夢想幽雲十六州；宋高宗逃避江南，南宋一代，君臣安心在小朝廷苟活，不敢再正眼望中原。等到臨安陷沒，德祐浮虜，二三孤臣想在炎荒瘴地苟延趙氏一線殘喘，這不算無理罷？最後漂流到海上，不敢再在陸地居住，這更不算無理罷？可是敵人不管你有理無理，總之非澈底撲滅不可。所以看了宋朝的亡國史，知道一個國家自己不努力，

對外退讓的結果，癡人也會明白他的命運的。

庸儒——南宋極重道學，一般士大夫流為偽道學。當時天台徐淵子有一首白話詞譏笑偽道學道：「道學從來不則聲，行也東銘，坐也西銘，爺娘死後更伶仃。也不看經，也不齋僧，卻言淵子太狂生。行也輕輕，坐也輕輕，他年青史總無名，我也能亨，你也能亨。」能亨天台鄉音。

百日丹——一種烈性的麻醉藥，南宋貪官狡吏，到不得了的時候，祕密喫此藥，裝死避禍。

范陽——河北省涿縣。

鄖州——湖北省京山縣。

饒州——江西省鄱陽縣。

平江安吉廣德溧陽——江蘇省吳縣，浙江省吳興縣，安徽省廣德縣，江蘇省溧陽縣。

臨安北關——浙江省杭縣武林門外。

三宮——謂太皇太后謝氏，皇太后全氏及德祐帝。

定海——浙江省定海縣。

楚州鹽城——江蘇省鹽城縣。

建昌——江西省南城縣。

邵武軍——福建省邵武縣。

泉州——福建省晉江縣。

潮州潯灣——在廣東省潮陽縣。

井澳——在廣東省香山縣。

匡山——在廣東省新會縣南一百里。

潮陽港——在廣東省潮陽縣。

甲子門——在廣東省海豐縣東一百十里。

海陵山——在廣東省陽江縣西南七十里。

文天祥

文天祥吉州吉水縣人。年二十，舉進士，宋理宗親拔爲狀元。當時權奸執政，國事敗壞，天祥上書論時政，無所避忌，因之屢遭貶逐，不得行志，三十七歲卽致仕家居。度宗咸淳九年，再起爲湖南提刑。十年，改知贛州。明年，德祐元年，元兵入寇，臨安危急，詔書徵各路兵勤王，天祥捧詔涕泣，使陳繼周方興等召發贛吉二州義軍，有衆萬人。友人勸天祥道：「元兵進攻，勢如破竹，君率烏合萬餘，何異驅羣羊鬪猛虎，空死無益。」天祥說：「我何嘗不知道，只是國家養士三百年，一朝有急難，徵天下兵，不見一人一騎入關，我深痛於心。我拚出一死，希望天下忠臣義士聞風興起，氣壯才能勇決，人多才能成功，國家或者還有辦法。」

天祥家本富饒，此時悉數變賣充軍費；對僚佐談及國事，每慷慨流涕。八月，天祥提兵到臨安。十月，出守平江府。元丞相伯顏率衆渡江，分三路進兵。阿喇罕領右軍趣獨松關，董文炳率左軍出江入海，宋叛將范文虎做鄉導，趣澈浦；伯顏自領中軍，宋叛將呂文煥做鄉導，趣常州；約期會攻臨安。常州告急，朝廷遣張全將兵二千往救，天祥部將尹玉麻、朱華率三千人隨全赴援，玉等奮擊元兵，殺傷甚衆，張

全隔岸觀戰，不發一矢，三千人先後鬪死，無一降逃，全提兵遁還。天祥請斬全示衆，帥府不許。十一月，丞相陳宜中留夢炎命天祥棄平江入衛。元兵破獨松關，滿朝大懼，留夢炎遁走。時勤王兵三四萬人，天祥與張世傑議：「淮東有重兵堅守，元兵久攻不能下，閩廣完整，可作後勁。不如與敵血戰，萬一得捷，命淮軍斷敵後路，國事未必不可爲。」世傑大喜。陳宜中力求和，請太后降詔，說國軍務須老成持重，天祥世傑議不得行。二年正月，宜中遁去。自己不能救國，束手無策，麻木得比死人只多一口氣，號稱穩健得大體，等到危險臨頭，或逃或降，陳宜中留夢炎兩位丞相，真無愧亡國大夫的典型人物了。宜中走後，朝廷命天祥爲右丞相。德祐帝奉表降元，遣天祥同吳堅謝堂賈餘慶謁伯顏議和。天祥見伯顏力爭不屈，並痛斥賈餘慶賣國，呂文煥叛逆，餘慶文煥羞怒，勸伯顏拘天祥送大都。

天祥到鎮江，乘間逃歸福州，與陳宜中張世傑共立景炎帝，仍官右丞相。宜中當權，與天祥議論不合。七月，天祥招集義軍，入汀州。景炎二年移軍漳州，收復梅州會昌雩都寧都等地。七月，圍贛州。八月，元大將李恆率兵援贛，天祥敗走。祥興元年十二月，天祥屯兵潮陽縣，討平劇盜陳懿劉興。懿走降元，引張宏範來攻，天祥不防敵驟至，兵敗被執，吞毒藥不死，拘囚宏範軍中。次年二月，宏範破厓山，置酒大會，勸天祥道：「現在宋已滅亡，丞相忠孝兩全。只要改心事我皇上，仍不失宰相的地位。」天祥流涕道：「國亡不能救，人臣死有餘辜，還敢存二心偷活麼！」宏範派人護送天祥北上，十月，到大都，囚居兵馬司。宋

降相留夢炎來勸降，天祥大罵王積翁，想邀集降臣謝昌元等十人，奏請釋放天祥。夢炎說：「不好，天祥出去號召江南，把我們十個人放到那裏？」

元丞相博囉召天祥到樞密院相見，天祥長揖不跪。博囉怒，叱左右拉天祥仆地，天祥不屈。博囉問：「你有什麼話說？」天祥道：「自古有興有廢，帝王將相滅亡殺戮，何代沒有，我盡忠宋朝，事已至此，願求早死。」博囉道：「你說有興有廢，且問盤古到今，有幾帝幾王？」天祥道：「一部十七史，從何處說起。我今天不是應博學鴻詞科考試，何待費話？」博囉道：「你不肯說廢興事，且問古來有沒有奉宗社給人，卻又逃走的？」天祥道：「奉國給人，那是賣國賊臣。賣國的決不肯走走的一定不是賣國。我當年奉朝命出使北軍，被拘不放，不幸有賊臣獻國。國亡我早該死，所以不死，只爲度宗皇帝二子在浙東，老母在廣東的緣故。」博囉道：「棄德祐不顧，擁立二王，這算忠麼？」天祥道：「那時候社稷爲重，君爲輕，我立二王，是爲宗廟社稷打算。」博囉怒道：「你立二王，成了些什麼功勞？」天祥道：「立君所以存社稷，存一天，卽盡一天臣子的責任，有什麼功勞可說。」博囉道：「你明知道不可做，爲什麼還要做？」天祥道：「父母有病，明知救不得，還得求醫下藥，盡一點孝心，實在不可救，那是天命。我今天到此，只求一死，不必多饒舌。」博囉氣極，想殺天祥，元世祖不許，命再囚天祥。

至元十九年十二月，世祖召天祥入殿中，天祥長揖不拜。世祖問你有什麼說的？天祥大聲答道：

「我大宋列祖列宗，仁民愛物，天下安寧，爾北朝憑恃武力，興無名之師，侵我疆土，殘我生靈，毀我社稷，滅我宋三百餘年宗廟，欺人孤寡，真是可恥。我是大宋丞相，竭心盡力扶助朝廷，不幸奸臣賈餘慶、劉呂等欺君賣國，吾英雄無用武之地，不能興扶，反被擒辱，九泉之下，死不瞑目。」說完，切齒頓足，椎胸長叫道：「唉！天啊！」廷上侍臣聽了，都縮頸吐舌，不勝驚駭。世祖和聲勸道：「你的忠義，我深知道，現在肯轉心事，我立即封你做丞相如何？」天祥道：「我是宋朝的狀元宰相，那有事二姓的道理。宋朝亡了，只該快死，不死，將來沒臉去見地下的忠臣義士。」世祖又說：「你不做丞相，做樞密如何？」天祥道：「我只一心想盡忠宋朝，其餘都不願聽。」世祖知道萬無降理，教退下去。次日，麥木丁奏道：「文丞相英才偉略，古今希有，早年在汀州，計劃號令，本朝將帥都不能及。現在如果放他，一定逃回江南，號召天下，爲國家大害。不如從他要求，絕滅禍根。」初九日，下詔殺天祥。天祥出獄，且走且作歌道：

昔年玃狁侵荆吳，恃其戎馬恣攻屠，忠臣國士有何辜，舉家骨肉遭芟鋤。我宋堂堂大典謨，可憐零落蒙塵污，二君從海不復都，天潢失散知有無，衣冠多士沈泥塗，齊民盡陷故版圖。我爲忠烈大丈夫，詩書禮樂聖賢圖，竭心罄力思匡扶，驅馳嶺表萬里途。如何天假此強胡，宗廟不輔丹心孤，英雄喪敗氣莫蘇，痛哀故主雙眸枯。今朝此地喪元顛，英魂直入升天衢，神光皎赫明金烏，遺骸不惜棄草蕪，誰人酌奠致青芻，抑天長恨伸烏乎。

歌畢，已到柴市，意氣揚揚，顏色自若。觀衆萬餘人，天祥問那是南面？衆人哄然指告道：「這是南面。」天祥向南再拜道：「我宋列聖在天之靈，願使天祥早投生中原，輔佐明主，滅此兇胡，一伸今日的大恨。」又索紙筆寫律詩兩首：

昔年單舸走淮揚，萬死逃生輔宋皇。天地不容興社稷，邦家無主失忠良。神歸嵩嶽風雷變，氣吐煙雲草樹荒。南望九原何處是，塵沙黯淡路茫茫。

衣冠七載混毡裘，憔悴形容似楚囚。龍馭兩宮崖嶺月，貔貅萬竈海門秋。天荒地老英雄散，國破家亡事業休。惟有一靈忠烈氣，碧空長共暮雲愁。

擲筆地上，對監刑官說：「我事完了。」南面正坐受刑，觀衆無不失聲流涕。天祥死年四十七，天祥妻歐陽氏景炎二年被元兵擄至大都，聞天祥死，哭道：「我夫不負國，我不負我夫。」取刀自剄死。

南宋遺民周密作癸辛雜識，記載當時一個士大夫的典型人物道：「方回字萬里，號虛谷，徽州人也。喜作詩，以放肆爲高，有云『菊花與汝作生日，螃蟹喚吾入醉鄉。』又與伯機爲壽云，『諸公未許余爲政，萬事無如髯絕倫。』甲午元日云，『端平甲午臣八歲，甲午今年又一周，六十八年多少事，幾人已死一人留。』其處鄉專以騙脅爲事，鄉曲無不被其害者，怨之切齒，遂一向寓杭之三橋旅樓而不敢歸。老而益貪淫，凡遇妓則跪之，略無羞恥之心。有二婢曰周勝雪、劉玉榴，方酷愛之，

而二婢實不樂也。既而方遊金陵，寄二婢於其母周姬之家，狎客盈門，勝雪者竟爲人挾去。方歸，惟有悵惋而已。遂作二詩，自刻之梓，揭之通衢，無不笑者。既而復得一小婢，曰半細，曲意奉之，每出至親友間，必以荷葉包飯食，殺核，袖於衣中而歸遺之。一日，遇客於途，正揖間，荷包墜地，視之，乃半鴨耳。路人無不大笑，而方略不爲恥。每夕與小婢好合，不避左右，一夕痛合，牀脚搖曳有聲，遂撼落壁土。適鄰居有北客病臥壁下，遂爲土所壓，次日訴之於官，方被追捕到官，朋友聞之，遂爲勸和始免。未幾，此婢期滿求去歸母家，方拳拳不忍捨，以善價取之以歸。年登七十，適牟獻之與之同庚，其子成文與乃翁爲慶，且徵友朋之詩。仇仁近有句云：『姓名不入六臣傳，容貌堪傳九老碑。』且作方句云：『老尙留樊素，貧休比范單。』（方嘗有句云：此生窮似范單。）於是方大怒，謂褒牟而貶己，遂撫六臣之語，以此比今上爲朱溫，必欲告官殺之。諸友皆爲謝過，不從。仇遂謀之北客侯正卿。正卿訪之，徐扣曰：『聞仇仁近得罪於虛谷，何邪？』方曰：『此子無禮，遂比今上爲朱溫，卽當告殺之。』侯笑曰：『仇亦祇言六臣，未嘗云比上於朱溫也。今比爲朱溫者，執事也，告之官，則執事反得大罪矣。』方色變，侯遂索其詩之元本，手碎之乃已。先是回爲庶官時，嘗賦梅花百詠，以諛賈似道，遂得朝除官。及賈之貶，方時爲安吉倅，慮禍及已，遂反奏上十可斬之疏，以掩其迹。時賈已死矣。識者薄其爲人。有士人嘗和其韻，有云：『百詩已被梅花笑，十斬空餘諫草存。』所謂十可斬者，蓋指賈之

倖、詐、貪、淫、褊、驕、吝、專、謬、忍十事也。以此遂得知嚴州。未幾，北軍至，回倡言死封疆之說甚壯。及北軍至，忽不知其所在，人皆以爲必踐初言死矣，徧尋訪之不獲。乃遠降于三十里外，韃帽氈裘，跨馬而還，有自得之色，郡人無不唾之。遂得總管之命，遍括富室金銀數十萬兩，皆入私橐。有老吏見其無恥不才，極惡之。及來杭，復見其跪起於北妓之前，口稱小人。食猥妓殘杯餘炙。遂疏爲方回十一可斬之說，極可笑。大略云：『回在嚴日，虐斂投拜之銀數十萬兩，專資無益之用。及其後則鬻詩文於人，各有定價，有市井小人求詩序者，酬以五金，必欲得鈔入懷，然後漫爲數語。市井之人，見其語草草不樂，遂以序還索鈔，幾至揮拳，此貪也。寓杭之三橋旅舍，與婢宣淫，撼落壁土，爲鄰人訟於官，淫也。一人譽之則自是，以天下爲無人，大言無當，以前輩自居，驕也。一人毀之，則呼號憤怒，略無涵養，褊也。在嚴日事皆獨斷以招賂，不謀之同寅，專也。有鄉人以死亡告急者，數日略不顧之，吝也。凡與人言率多妄誕，詐也。回有乞斬似道之疏以沽名，及北兵之來，則外爲迎拒之說而遠出投拜，是徼倖也。昔受前朝高官美職，今乃動輒非罵，以亡宋稱之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。年已七旬，不歸田野，乃棄其妻子，留連杭邸，買少艾之妾，歌酒自娛，至於拜張朱二宣慰，以求保舉，日出市中，買果殺以悅其婢，每見猥妓，必跪以進酒，略不知人間羞恥事，此非老謬者乎！使似道有知，將大笑於地下也。』其說甚詳，姑書其大略如此。『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諸公忠義慷慨，古來能有幾人，方回一

流，南宋以前，以至南宋，滔滔者天下皆是也，人民如何能免亡國浩劫呢！篇中所說北客北妓，尤可見戰勝國的下賤人，在戰敗國不啻神明之尊云。

吉州吉水——江西省吉水縣。

獨松關——在浙江省餘杭縣西北獨松嶺上。

澉浦華亭——澉浦在浙江省海鹽縣。

常州——江蘇省武進縣。

大都——河北省北平市。

汀州——福建省長汀縣。

漳州——福建省龍溪縣。

梅州會昌零都寧都——廣東省梅縣。會昌零都寧都皆江西省縣名。

柴市——北平市府學胡同。

方孝孺

凡是歷史上關於內爭的人物，不論他功業怎樣偉大，忠義怎樣卓絕，後世人在某種立場看起來，卻都覺得沒有多大意義。這本書照例是不採取那些事跡的。方孝孺誰也知道他是反抗明成祖的一位忠臣，爲什麼寫在此地呢？因爲成祖想篡弑他的姪兒建文帝，知道自己兵力不足，勾結胡將兀良哈，把現在的熱河省，當時叫做泰寧朵顏福餘三衛的幾千方里土地送給他，利用胡騎蹂躪中國，奪取帝位。依賴外力殘殺同種，是人類最卑污最無恥的行爲；所以方孝孺輩視死如歸，捨命反抗，我們不能看作簡單的內爭問題。

方孝孺浙江寧海人。幼年孤貧，有一次臥病絕糧，家人告急，孝孺笑道：「從前子思居衛，三十天只吃九頓飯，難道只有我一個人窮麼？」建文帝時做文學博士。成祖起兵北平，轉戰南下，建文四年六月，兵到浦口，被盛庸徐輝祖擊敗。成祖次子高煦引三衛胡騎來援，成祖大喜道：「我力竭了，我兒快鼓勇再戰。」高煦麾兵奮戰，庸輝祖敗退。有人勸建文帝逃走，孝孺力請堅守京城，徵召四方援兵，如果不成，應當殉社稷宗廟死。十一日，南京城破，建文帝不知去向，孝孺被捕下獄。當初成祖從北平出發的時候，

軍師姚廣孝託付道：「城破以後，方孝孺一定不降，千萬不要殺他。殺他，天下讀書種子絕了。」成祖將篡位，從獄中放孝孺出來，命起草登極詔。孝孺進見，放聲痛哭，成祖離座安慰說：「先生不要自苦，我想學周公輔成王罷了。」孝孺道：「成王在那裏？」成祖道：「他自己燒死了。」孝孺道：「爲什麼不立成王的兒子？」成祖道：「國家應該有年長的君主。」孝孺道：「那爲什麼不立成王的兄弟？」成祖道：「這是我的家務事。」回顧左右快取紙筆來。孝孺投筆地上，哭罵道：「死就死，決不起草。」再三強迫，乃大書燕賊篡位四字。成祖大怒，用刀裂孝孺口到兩耳根，仍投獄中。建文忠臣齊泰、黃子澄被捕，抗辯不屈，成祖怒極，將三人送市凌遲處死。孝孺死年四十六。妻鄭氏，子中憲，中愈，女二人均先自殺，宗族親友門生連帶死的八百七十三人。其餘忠臣被殺一百多人。往往一個人牽連幾十家幾百家，號呼慘苦，連刑官也不免掩面流淚。左副都御史陳瑛天性殘忍，得成祖信任，盡量誅戮，對同列說：「不把這班人當作叛逆治罪，那末，我們算是什麼呢？」

方孝孺輩明明是忠臣烈士，成祖在朝堂上榜示，卻硬說他們是奸惡官員；成祖明明是叛逆篡弑，羣臣上表勸進，卻稱頌爲應天順人。孟子說：「無是非之心，非人也；」那時候滿朝君臣還有一個是人麼？他們自稱爲應天順人，試問那個天那個人要你們這些人來做皇帝，做官員！不過，自有人類以來，是非公理，到底是敵不過富貴利祿的；忠義道德，到底是敵不過慘殺毒刑的；何必少